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黃 花 嶺

舒 慧 著
著 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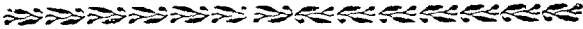
遼寧人民出版社

黃花鎮

黃花鎮

黃花鎮

黃花鎮



·獨幕話劇·

黃 花 嶺

舒 慧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

黃 花 嶺

舒 慧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278·787×1092 耗 墨·1% 印張·28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：12,101—35,111 定價：（5）一角三分

時 間：深秋，摘梨的季節。

地 點：山村。

人 物：宋二嫂——寡婦，二十五歲。

宋福山——宋二嫂的大伯子，四十歲。

福山妻——三十六歲。

李洪奎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，三十歲。

李春堂——洪奎的叔父，社員，五十歲。

佈 景：在一個山溝裏。

上屋是嶄新的三間石頭磚房，門窗都油着一層藍色的油漆。乍看挺新鮮，仔細一瞅，使人感到厭惡和俗氣。西房山是放卸大膠皮帖轆車的地方。這就是宋福山的家。

東邊有兩間土平廂房，雖然經年未修，房簷稍頹，但很整齊，舊式古老的花格窗戶，窗紙上貼着窗花：很精緻的鬥雞和睡貓。房簷下掛着梨乾，綠色的“玻璃”葉和鮮紅的辣椒。靠東邊的房門前，有棵古松，樹底下有塊大石頭，松樹的枝杈搭在房簷上就好像是“看家松”一樣。周圍是羣山環抱，山巒子上頭有翠綠的松柏，夾雜着楓樹的紅葉，以及葉子將落的各種果木樹。

開幕時：院內靜悄悄的，天空籠罩着一層鉛色的雲層，太陽放射着微弱的虛光，太陽周圍有着一連幾層的大風圈。

山區的深秋，例年都要來場大風，只要誰家晚摘山菓，就必然遭上這場狂風的損害。

少頃，宋二嫂匆匆走上，她上身穿着魚白色的布衫，上邊補着補釘，下身穿着一條藍色褲子，雖然不新，但漿洗的很潔淨。頭上梳着光溜溜的疙瘩髻。她還年輕，但眉目間却含着愁苦的神色。她打開自家的門，拿出一個摘梨的小筐。她知道不夠，就向上屋走去，走到福山窗前，她猶豫一會。

二 嫂：（小聲）嫂子，嫂子，在屋沒？

福山妻：（掀開窗戶）嘖嘖，我當是誰，還是二妹子。

二 嫂：嫂子，社裏來十幾號人，摘梨筐不夠用，把你們的借使使。

福山妻：哎呀，筐倒有，不知道讓你大哥放哪啦，唉，要在眼前，借使使還不中嗎，咱妯娌甚麼你的我的！

二 嫂：啊，那我到別家借借。（要走。）

福山妻：（一拱嘴）李洪奎可真向着你呀，看你梨沒摘，隨後就派生產社的人幫你摘來啦。

二 嫂：嫂子，要是大哥在家，組裏調配來勞力，我能用人家社嗎。趕的也巧，你看那大風圈，這場風眼看就到了，不叫社裏幫忙，我和春香哭也哭不上流來呀。社裏人一來，春香樂的直跳高，揣上小書兜就跑啦。

福山妻：（探聽）這回你快是社的人啦。是嘛，誰不往高處走呀。

二 嫂：（一撈）嫂子，我還敢往那上頭想？要勞力沒勞力，要錢財沒錢財，人家社裏要我幹啥？（看看筐）我得走啦。

福山妻：（意味深長地）真的，你快去吧，人家還等着你哪！（做鬼臉，把窗戶關上。）

二 嫂：（感到不是滋味，痛苦地）唉——（下。）

（福山妻由門內出來，她梳着“窩反”，穿着一件皺皺巴巴的新藍士林布的布衫，只繫胳膊窩一個鈕扣。她站在石頭上，向黃花嶺望去。）

福山妻：小寡婦，招幫野漢子，嘰嘰嘎嘎的，給你摘梨，給你撥，給你挑，這回啊你可開心啦。呸，真是老宋家祖墳冒青煙啦，出你這個浪貨！

（幕後車聲，馬鈴聲。）

福山妻：（向後喊）才回來，趕回集，一去就是四、五天，耽誤多少事情，虧得你還是個大老爺們。

（幕後福山打馬聲“捎！捎！”鞭聲，馬嘶叫聲，混成一片。）

福山妻：打，打，花錢買這個敗家玩藝，有前勁沒後勁。對，往屁股上抽，這牲口不狠狠教練教練，牠也不想給你玩活計。（馬慘叫聲）得啦，得啦，你還想把牠打死下湯鍋呀？

（福山上。他身上披着大皮襖，滿身塵土，手拿着打兩截的鞭子。）

福 山：活人還讓你啞吧牲口治住啦。（看看手裏兩截的鞭子）喪氣！（扔下，坐在石頭上）給我倒碗水喝。

（福山妻端出水，他一飲而盡。）

福山妻：（伸手）拿來！

福 山：啥呀？

福山妻：錢。

福 山：你他媽就認得錢。（不理。）

福山妻：（動手翻福山的腰）破賬本子，破麻繩子，（都翻騰出來，扔在地下）賣梨錢哪？都消放哪去啦？你說呀。

福 山：讓大風颳去啦！

福山妻：我早看透你啦。一車好安梨，你準是搗登缸來，拿五馬倒六羊。你要不賠啦，我都頭朝下見你。

福山：（把水碗用力往地下一蹲）你少說兩句不中啊，你就會火上澆油。

福山妻：得得，你這還了得啦，再火一火，把房子都得點着啦。（退在一旁。）

福山：（站起來）賠？若是賠我就認可啦，搗登點缸嘛，還挨頓罰。他媽的，倒血霉啦。（自語）咱去年賣粳米的事嘛，官家也摸清了，就連我到外縣搗登羊的事，稅務局也查出來咧！（狠狠的）準是李洪奎這小子在支部給我“總”（奏）上啦。

（靜場，黃花嶺上摘梨的人們歡快的唱着，歌聲傳來，福山望着黃花嶺，側耳傾聽，焦躁不安。）

黃花嶺上咋那麼多人，鬧鬧騰騰的？啊？

福山妻：還能有誰，生產社唄！

福山：（一驚）啊！生產社？

福山妻：（嫉妬）這年頭，人家算打么啦，沾生產社點邊，就浪的走道後腳跟都不沾地啦。

福山：它生產社跑到那去幹啥？

福山妻：人家不是幫助困難戶嘛？幫你那兄弟媳婦摘梨來啦。哼！黃鼠狼子給小雞拜年，沒安好下水。

（大牛在圈裏一齊叫喚。）

福山：（看）老聾子怎沒放牛去？

福山妻：你還拿他當親娘舅呢，可這兩天人家就不好好給玩活計啦。還到處賣風說咱僱他剝削他啦。養活人不如養活啞吧牲口。

福山：（生氣）怎麼的！沒兒沒女的老光棍子，驛三拐四的，就我這個叔伯外甥把他收攏來了，一年裏白吃我的白喝我的，還拿我斗半高粱錢！這還倒打一耙呀？（牛又叫。）

（火啦）都他媽怪你，也不應當叫他聽會去啊？

福山妻：你可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，你也不瞅瞅這全村啥時候，人家聽會我敢攔擋！

福山：嗯，他媽的。（若有所思）我告訴你那件事，你問她沒有？

福山妻：（繼續告訴他沒在時的事）你呀，別覺回來就沒事啦。李洪奎那小子盯上你啦。你走這幾天哪，他就像傳堂的似的，直勁問我，“你家大哥哪去啦？”，“組上沒摘完梨就撿啦”，“他在村上保證風前摘完梨，保證不損失一個梨，這光是給政府唱的喜歌啊！”唉！誰叫你當這份互助組長啦。

福山：（焦躁）嘀咕甚麼？我問你跟她說沒有？

福山妻：我呀，跟她低三下四扯那份蛋呢！我有那工夫上我媽她們那多听幾家借錢的戶，多吃幾分利，不比啥都強。

福山：（斥責）你懂甚麼，那黃花嶺啊，是嶺上有梨樹，嶺下有山貨，離家又近，真是伸胳膊就是袖，那是咱村的上中等園子。

福山妻：呸！一年摘一担頭子貨，我是半拉眼角也沒看中啊。

福山：老娘們見識淺，你別看現在掛的貨少，那是皆因二兄弟一死，這幾年園子沒人薅弄，糞叉上的少，那園子要是使上勁，萬八斤的不落收啊！

福山妻：好能咋的？老媽抱孩子人家的。（到福山跟前）我問你，到底還剩下點錢沒有？

福山：這就叫“運”去黃金失色……。你若是一步趕不上，就步步趕不上。這回不但把梨賣個賊賤，搗登的缸啊，也賠個老色的。（停）我瞅準啦供銷社缺缸，八月秋淹菜下醬買缸的一墩墩的。我尋思這一下子不他媽掙個老色的，誰知道把缸才拉到市上，供銷社的缸也到啦，你說倒運不倒運？

福山妻：你，你這不是成心調理我嘛！

福山：唉！你就不用唧咕啦。

福山妻：單說我唧咕。借給王老疙瘡那泡錢，息滾利正好是七十元零四角，他今年還不起，我尋思等你賣梨回來湊個整再借給他，湊一百元。就打不漲利，還照四分利，你算算一年那是多少！我跟人家說的一妥百當的，九月初一再送去三十元，就湊齊啦，你呀，你呀，這不是瞪着眼睛拿錢打水漂嗎！

福山：噓！（担心，四下瞅瞅）他媽。別沉不住氣。我回來尋思一道，搬土拉塊的還是得以土地爲根啊！咱要把他二孀這黃花嶺想法鬧到手才行，這比跑買賣牢靠。跑買賣這年頭閃錯大呀！

福山妻：（裝像）我不愛聽。

福山：唉唉，俗話說的好，人不得外財不富，馬不吃夜草不肥。咱們若不叫頭三年侯老嚙子回關裏給咱頂賬，多得那塊帶青苗的園子，咱日子能這麼發達？這是舊話咱不能重提，這叫外落。說到黃花嶺嘛，是咱應該應份的內落。這外落加內落，咱還愁這日子不發嗎？家底打厚啦，我也會給你們搞個社看看。

福山妻：哼！眼瞅是塊肉，你可伸不上筷子！

福山：你咋淨說洩氣的話呢！讓你跟寡婦說，先把黃花嶺租過來，你咋就不跟她說呢？

福山妻：租，租，給她白蒔弄，還得給她租子。

福山：若不我咋說你見識短呢！這事是心急吃不了熱鍋粥，你沒看這是啥時候，合作化，合作化，到處都合作化。你要大鳴旗鼓的整那不中。咱們是老虎吃螞蚱——零“拾叨”。⁶先租園子，再僱上幾個工夫，叫寡婦給咱們燒火煮飯，餵豬打狗，你說這有多泰和！

福山妻：別做夢啃豬頭，淨想好事啦。人家要入社啦。

福山：甚麼，入社？你咋不早說！你看明白沒有，整整打我那個道上來啦。我怕的就是這一招。咱若再不下手，落個雞飛蛋打，這筆財產就讓人家吞啦。咱們是“近水樓台先得月”，這便宜不能讓李洪奎撿去！

福山妻：（偷偷看看，四下無人）我告訴你，這小寡婦要守不住，咱們得趕快下手。我看那神色一碼小寡婦相中李洪奎啦。李洪奎大主任這回又給她摘梨，我看就興許拉勾上啊。這……

（二嫂挎筐落梨上。福山一擺手，制止福山妻說下去。）

福山：二妹子，哈，摘梨呢呀！

二嫂：大哥你回來啦，咋去這些天哪？

福山：（編白）咳，別提啦，走到興隆店，這牲口就毛啦。

福山妻：（順杆爬）哎呀，把車梨呀，都翻溝裏去啦，白白的糟踐啦。

福山：去，整點飯吃，我跟二妹子嘮會咯。

（福山妻一撇嘴下。）

二嫂：咳，真白瞎啦。

福 山：沒啥，出門在外也是常行裏的事，不提它也就罷啦。說真的，我是惦記你的梨沒摘，二妹子，我在道上就想啊，咱們呢，雖說是分家另住，燒兩把火，可還是走一個大門，若是到山南海北也還是一家人啊！

二 嫂：大哥，這還用說嘛。

福 山：（假裝傷感）唉！我是從心裏想我二弟，他若是不死，我們團團圓圓的有多好，唉，如今晚扔下你和春香丫頭倆，孤苦伶仃的，我當哥哥的若袖手不管，怎能對得起我那死去的兄弟！……也讓外人恥笑。

二 嫂：大哥，你不要往下說啦。（眼睛潮濕了）不叫他死，我哪能爲這麼大難哪。今早晨不叫人家生產社，我就得眼瞅着梨被風捫到地下。

福 山：（忙接過來）這二年，我當哥哥的沒盡到心啊！挑門過日子我累的直接歪，對你照顧不到地方就多啦。大哥對不住你呀！園子你的還不像我的一樣嗎？你多摘幾百斤，生活改善了，當哥哥的瞅着不也樂呵嗎！該咋是咋的，好在這個你也能體諒大哥的苦處。

二 嫂：（受着一種壓抑，左右不是）是呀。

福 山：這幾年黃花嶺蔣弄的不及時，出產的不多啊。不知底細的說我當哥哥的在裏不使勁。咳！我也有我的難處啊，組裏人一提給你幹活都撓腦袋，我有啥辦法呀，這國家又不興動強迫。可我是這麼尋思：大哥吃乾的，就不能讓你喝稀的，這回重新搞組，有人就想把你摳出去，我強說着：“我們兩家到啥時候不能拆幫”，皆因你呀，我跟大夥吵的臉紅脖子粗哇！我對你真是費盡心機，誰知道你啦。……

二 嫂：大哥，我雖然是婦道，誰遠誰近我還不知道嗎！（被迷惑住）大哥，我……

福 山：二妹子，沒吃的了吧？讓你嫂子給你量二斗米去。（進上屋去。）

二 嫂：大哥，還有哪。

（二嫂站在那裏，一動不動，只是感到意外）從打他兄弟死以後，他對我們孩子大人出的那些事情，真叫人寒心啊！化他幾個錢，得給他掙五分利。（懷疑地）今個這是颳的甚麼風呢？也許他又出啥道眼啦吧？

（停）咳！爲啥把人想的那麼壞！也許他真是想起他二兄弟啦。有百年的家流，沒百年的親戚。千不好萬不好，總還是自己的親大伯哥，桃不好姓（杏）還好哪。咳！有幾個像生產社那樣的，有幾個像李洪奎那樣的，也不沾親也不帶故……（封建思想和自卑心理束縛着她的感情）我怎能有這種想頭呢？這若叫大嫂看出來，她不得把我一口吞啦。這若一傳出去，寡婦門前是非多，無風就地三尺浪。這還了得呀。再說，李洪奎是支委，又是社主任，傻子，別胡思亂想啦，你也不配呀。人家那條件說大姑娘也有的，是人給呀！

咳！不知爲甚麼，我總覺他怪可憐的。穿一雙露腳的鞋，爬山越嶺，沒屋裏的人也是難啊！我總想把給死的做了還沒穿的那雙新鞋給他，死的呀，你別責怪我不貞節！我的天哪！我這是想哪去啦！

（害怕的抱着頭，福山出來，她像由夢裏驚醒一樣。）

福 山：（拿米袋出來）二妹子，先量二斗吃着。（送下屋去。）

二 嫂：咳！靠誰？命裏八尺難求一丈，就靠一家當戶過吧！

(幕後喊聲：“二嫂，快把筐送來呀!”)

噯，就去呀! (把落梨送屋。福山上。)

福山：呸，李洪奎，你生產社鬥不過我。(牛叫)老聾子讓你們挑離不給我玩活計，又想把她也拉過去。你們把我宋福山當成“窩囊廢”啦，哼！我可不能和你們善罷甘休。

(二嫂擡筐出。)

二妹子，我聽說你要入社？

二嫂：(不敢明說)嗯哪，提過。

福山：入社是好事呀，走社會主義大哥不攔你，(狠狠地)大哥是怕你讓人家套弄啦，一下子走到窟窿橋裏拔不出腳來。

二嫂：還沒說一準哪。

福山：你們婦道人不上市面，你不知道這內情啊。你別看哥哥我這麼想拉幫你呀，咱這是啥關係！像你這樣的入了社，你不是自找苦頭吃嗎？就你這麼一個女勞力，你能幹過人家大老爺們啦？這不明明是歸大堆給人家送塊肉嗎？你也不想想，大哥比你傻呀？若是合適，有便宜，你大哥能不入嗎？啊？

二嫂：(吞吞吐吐)我尋思人家王大嫂不也是女勞力嘛，掙一百多勞動日，分十石多糧。……人家社裏不分大小工，講的同工同酬，我幹活也頂住她了。

福山：這是纂弄你的話。賣瓜還有說瓜苦的？(說走嘴，露出真心話)你哥哥可不能眼睜這便宜讓外姓人揀去，那生產社算是甚麼東西？

二嫂：(不願聽)大哥，你光說，人家生產社今年摘多少梨，開春就用上雙輪雙鐮犁翻地，樹起蟲子，就從供銷社拉來三個頭的自動噴霧器打藥，看人家生產社多氣派啊。

福 山：得得得，我就不愛聽這個，那玩藝有錢就能買。

二 嫂：誰自個也買不起，還是人家生產社人多力量大呀！

福 山：他們力量大，咱們力量也不小啊，過年咱也買。你放心，不用入他們社。

二 嫂：（不語，低下頭，回轉身，悄悄的走下。）

福 山：（望着她的背影，狠狠地）我若不哼一聲，你想入社，比登天還難！話就算說到這啦吧。（進上屋。）

（李春堂挑着一担子樹根子上，他是地地道道的老農民。隨後二嫂跟上來。）

二 嫂：（感恩不盡）真是的，幫我摘梨就够累啦……噯！（忙幫着往下搬。）

春 堂：你一會給我們“犒勞”一頓就中啊。我給你尋摸點柴火這不算啥，待會你不要忘了給我打二兩白乾啊！

二 嫂：這够我燒一冬啦。二兩白乾，我忘不了啊。

春 堂：你看你那點枝子頂多够燒一個月，上冬還得買柴火燒，黃花嶺就這樣的樹根子也有五、六棵，砍下來够你一冬燒的啦。我這麼一瞅啊，你也太難啦。我呀就和大夥說：“咱們再使一把勁給她把這樹根刨下來，成全成全她好不啊！”嚇！這幫小青年像小老虎似的……真是人多力量大呀。够了，足够你一冬天燒的啦。

二 嫂：（高興的不知道說甚麼好）哎喲！我沒柴火燒，和組上說多少回都沒有人管。這我沒吱聲就都給我送到家來啦。幫我摘梨又給我刨木頭，這可叫我怎麼好，我得留大夥吃頓便宜飯，謝乎謝乎你們。（急跑下。）

春 堂：不用謝乎，你記住我這老爺子就好喜喝酒。（抬頭見二嫂已走）呵呵呵……（擦擦嘴，嚥嚥唾沫。）

福 山：（由屋出來，見春堂）呵呵甚麼？你又有酒喝了吧！這老砲筒子，不用上砲彈，給你上酒就能打響。怎麼樣？今年放空砲了吧？

春 堂：你這個老禿牙子，可得算幾歲口呢？

福 山：嘮兩句真格的。

春 堂：你小子除非拉屎是真的，心毒嘴損，還有真格的。

福 山：噯，你們社裏套着夾板兒，咋還讓你這個散牲口跑出來啦？

春 堂：你小子說話別不知好歹，若不叫幫助你們組的人幹活，我也不至於累的大梁骨生疼。

福 山：唉，別牢騷，生產社帶動互助組嘛，這是你們應該應份的事。

春 堂：也就是我們主任吧，換第二個也不能幫你這個忙，你小子得知恩。

福 山：我們算燒八丈高香啦！咱屯出息你們這麼個好生產社，若不全屯梨都得掉地下白扔。

春 堂：“衝”着你小子說這話，就是沒良心！

福 山：說正經的，這回怎麼樣？秋後蓋房子吧？你大侄不是和你合蓋嗎？

春 堂：褲襠街，還有着岔頭呢。

福 山：當大主任的蓋房子還有啥岔頭？

春 堂：別提啦，愈當主任的愈吃虧。是錯事不敢做。這不是嘛，入社時候，我說留點山上的樹蓋房子，他百般不讓，這回石頭也打出來啦，還缺點木料呢！

福 山：你這是周瑜打黃蓋——願打願挨，若叫我呀，才不這麼幹呢，就是親兒子也不中，別說他還是侄啊。

春 堂：有幾個像你六親不認，一個錢追出六十里地。唉，集上梨行多少錢？

福 山：（猜中他的心意）多少錢？這個數。（遞手。）

春 堂：八元，喂呀，我們社都賣給供銷社，那也賠老啦。我房前左右摘點，你上集給我捎去，行不行？

福 山：不行。（惡毒）嗯！這話說的，好事都叫你攤上還行了。（岔過去）聽說你們社今年又要擴大嗎？

春 堂：有啥擴大的，像你這樣的悶頭戶，請也請不去。

福 山：春堂老哥，你可別這麼說，我打心眼裏往外想入社。

春 堂：你這是打心眼往外說瞎話。

福 山：咳，我跟你撒謊是這麼大的（比劃）。

春 堂：啥？

福 山：鍋蓋！（訕笑）說真的，人家都往東飛，我咋偏往西飛，也顯得太不合羣啦。你說是不是？

春 堂：你呀，癩子打圍坐着喊。你整的是另一套。

福 山：老哥，咱哥們你說這話，讓兄弟寒心哪！我打多嚒就看生產社是條好道。

春 堂：我就皆因你土地改革時候也是咱貧農團的一份子，我才跟你說這個，你若是像地主那樣剝削階級我連話都不跟你說。可我就煩你小子這個，嘴甜心苦，見啥人說啥話這個勁。說實在的，咱社裏收不收你不一定，就看你思想改換的咋樣啦！不過（誇口）我若是給你說兩句好話……

福 山：（假惺惺地）咳！老哥，這是咱哥們說，我拿不起投資呀！

春 堂：喂呀，你跟我哭的那份窮，我可不是求借你來啦。

福 山：我知道說這話你不信嘛。